

黨史資料

一九五三年
第三期

內部參考
不得外傳

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

PDG

黨史資料

一九五三年
第三期

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
·八月出版·

「黨史資料」徵稿簡則

(一) 本刊出版的目的是爲着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，便於黨內幹部研究黨史的參考。

(二)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：

甲、有關黨在各時期、各地區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、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；

乙、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；

丙、傳記；

丁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的通信。

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。

(三)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爲本刊踴躍投稿。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。

目錄

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的歷史·····	彭江流	一
回憶蔡昇熙烈士·····	曾廣瀾	元
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講義初稿		
（一九三七年——一九四五年）·····	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事學院戰史教授會編	二三
抗日戰爭時期的晉綏解放區·····	穆欣	九七
堅持蘇南蘇中抗日戰爭的新四軍第一師·····	繆楚黃	一九〇
信箱·····		二〇八

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的歷史

彭江流

編者按：本文原題爲「在毛主席領導下前安源煤礦的工人運動」，曾經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出版的「江西日報」上發表過。後來作者又搜集了一些材料，將原文作了補充和修改，增加了將近一倍的篇幅，而成爲現在的樣子。

安源煤礦是毛澤東同志初期從事工人運動的地方。

時間雖然這麼久了，這一頁壯麗的史詩，還深深地印在老工人們的心底。只要你一提起，他們便會津津有味地對你講述着。他們把這一頁光榮的史實，編成「勞工記」、「安源路礦歌」，就是在反動派黑暗統治時期，也沒有一刻停止過他們的歌唱，藉以表示他們對光榮的革命傳統的懷念。

舊中國工人悲慘生活的一角

安源煤礦轄屬江西萍鄉，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二月即已開始採礦。在開礦之初，滿清政府聘請的德國工程師來到這裏，人民曾羣起反對，但滿清反動統治壓制了人民的這種愛國行動。

「百姓聽得洋人到，他到此處事不好。莫非他來起禍根，不如誅滅免勞神。議論紛紛人如蜜，知府知縣都着急，損壞洋人罪不輕，出示曉諭衆黎民：洋人到此無別意，他來江

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的歷史

西把炭取。不是皇上聘請他，洋人不會來中華。多則不過上十個，諒他不敢起風波。」（摘自「安源路礦歌」）

一九〇二年，安源煤礦由滿清政府的大官僚張之洞、盛宣懷向德商禮和洋行借款四百萬馬克擴大經營，礦務被德國帝國主義操縱（以後改由日本投資）。帝國主義分子經常用「一根硬木棒子監督工人做工，隨便打罵工人。」

封建包工、幫會頭子，除了在政治上、經濟上殘酷壓迫、剝削工人外，還進行各種超經濟的剝削，如設立賭場、煙館、妓院等，壓榨工人的最後一滴血。每個包工管五十個工人，實際工作的只有三十人，其餘二十個名額歸包工中飽。包工陳盛舉，因剝削工人血汗，置田租一萬担，娶妻、妾四個，在醴陵、長沙等地都建有洋房。

「勞工記」在唱到包工剝削時，這樣說：

「丟開監工且不表，又講包工心不好。明抽暗吃果是真，留頭截尾好傷心。小工每天二百錢，賺了飯吃沒衣褲。大工一天錢三百，買了柴米沒油鹽。一事不如他的意，挨打挨罵真閉氣。」

「包工剝削工人錢，花天酒地似神仙，三妻四妾置地產，都是工人血汗錢。」

官僚資本家則盡力減少工人工資，延長工人工作時間，來折磨和剝削工人。一個工人從早到晚，要做十四、五小時的工作，抵普通兩個人的工作。因此，工人愈做愈窮，身體愈做愈壞。工人通常只有一條褲子，一出班就睡在破棉絮裏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

再看看官僚資本家的殘暴吧：

「窿內正管二十幾，壓迫工人大無理，開口就是媽的屁，我的棍子打人的，平白無故

要挨打，他把工人當牛馬，不由分說瞎打人，欺理太過又毆兒。」（摘自「勞工記」）工人曾編了如下的順口溜，描寫自己的痛苦生活：

「來到安源三、五年，萍礦做工苦難言，家中父母倚閭望，回家沒得路費錢。」

「今日做工做個死，不知明日死和活。」

總之，安源工人長期遭受着帝國主義、封建勢力及官僚買辦資本的三重壓迫。

忽然霧散見青天

一九二一年，正當安源煤礦工人生活極度艱難痛苦的時候，毛澤東同志來了。那時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委員會書記（包括安源路礦）。他非常關心安源煤礦工人的生活，曾深入礦井，住了一個星期。老工人們都記得：一個高高的個子，身上穿一套舊藍布衣服，背上揹一把湘潭雨傘，態度異常和藹可親，碰見工人就問這問那，啓發他們學習，提議給他們辦夜校，這個人就是毛澤東同志。工人們當時並不知道，後來才曉得。他們這樣歌頌這件有歷史意義的事情：

「直到一九二一年，忽然霧散見青天，有個能人毛潤之（按：即毛澤東同志），打從湖南來安源。提議要給辦工會，勞動工界結成團。」（「勞工記」）

毛澤東同志回長沙後，湖南區黨的組織，先後派劉少奇、李立三（那時名叫李隆邦）、蔣先雲、黃靜源、陸沉、毛澤民等同志到安源路礦來直接發動和領導工人運動。

毛澤東同志曾數次親自來安源指示工作，受到工人羣衆的熱烈愛戴。

劉少奇等同志（編者按：據本刊第二期李銳同志作「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」的記載，劉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才被毛澤東同志派到安源去的。）來到安源後，起初是住在老街

五福齋巷。在他們的艱苦工作下，一九二二年春，「工人補習學校」成立了，起初參加的工人不多。不收學費，只根據各人的經濟能力，出一點筆墨紙張費，日班夜讀，夜班日讀。接着又在牛角坡、下瑤埕等地成立夜校。他們在夜校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工人，發展黨的組織，成效速著。劉少奇同志告訴工人：「只要工人團結，打可不挨，工資有加，紅也有分。」工人聽到這些，心裏非常高興，覺得這些人很可親近，互相傳說，參加夜校的人也就更加多了。夜校教員異常歡迎工人，來必迎，去必送。老工人李廷玉說：「真是春風喜色。」

這年（一九二二年）「五一」勞動節，正式成立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（即工會）。

在艱苦的罷工鬥爭中前進

由於劉少奇等同志的艱苦工作，誨人不倦的對工人進行教育，工人的覺悟大大提高。同時，和安源煤礦同屬一個企業的漢陽鋼鐵廠罷工勝利的消息傳來，給工人的鼓舞很大。

這年九月間，展開了一個大規模的罷工鬥爭。

在罷工之初，組織罷工委員會，由劉少奇同志擔任總指揮。設宣傳組，張貼標語，散發各種宣傳品（如快郵代電、告工人書、罷工宣言等）；糾察組，維持秩序；赤衛組，保衛各工人領袖。

十三日開工人大會，決定在這晚一時罷工，以放長汽笛為號，除電機、直井機器、鍋爐三處外，全部行動。工人們砍斷了銅絲，使電車不能通行，把煤桶堆在窿門口，只許出，不許進。在煤桶上插好多三角小旗，寫着：「先前是牛馬，現在要做人。」這充分說明了全體工人的堅強意志。

第二日早晨，全礦區都看到了安源路礦全體工人的罷工宣言和復工條件。

宣言全文如下：

「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呵！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，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呵！請你們看看：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呵！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呵！我們所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。

所以我們要求改良待遇、增加工資、組織團體——俱樂部。

現在我們的團體被人造謠破壞，我們的工錢被當局積欠不發，我們已再三向當局要求，迄今沒有圓滿答覆。社會上簡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呵！

我們要命，我們要吃飯。現在我們餓着了，我們的命要不成了，我們於死中求活，追不得已地罷工，作為達到要求的最後手段（我們要求的條件下面另附）。

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，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。我們不作工，不過是死；我們照從前一樣的作工，做人家的牛馬，比死還要痛苦些。我們誓以死力對待，大家嚴守秩序，堅持到底！

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呵！我們罷工是受壓迫太重，完全出於自動，與政治、軍事問題不發生關係（按：此時全國是南北軍閥混戰與對峙的局面，各地大小軍閥常藉『亂黨』、『間諜』等名義，捕害妨礙其統治的所謂『不穩分子』。請你們一致支援。我們兩萬多人餓着肚子在這裏等着呵！）（原載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長沙『大公報』）

罷工後，工人秩序井然，大家都聽從劉少奇等同志的指揮。

贛西鎮守使方本仁派一旅人來鎮壓，加上四區二隊礦警，四處戒嚴，槍、砲、馬刀佈置得氣勢汹汹。要工人派代表去交涉，工人並沒有因此被嚇倒。總監工王鴻卿勾結反動軍隊，駐紮在「俱樂部」，工人糾察隊及幾千工人一個衝鋒，便把反動軍隊擠出去了。

工人們向士兵展開了宣傳，向士兵喊話：我們是爲了要活命，要工資，要飯吃才能工的。這

種宣傳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，有許多士兵採取了兩面態度，說：「我們是來賺幾元煙錢的，你們罷你們的工。」

由劉少奇同志化裝工人，穿工字藍布衣服，代表一萬七千工人（包括株萍鐵路四千五百工人）去交涉。那時有很多工人不放心劉少奇同志去，生怕他受危害。劉少奇同志說：「我們提出了條件，不去接頭怎麼能實現。如果不去，正中了她們的詭計。我為大家辦事，死了也光榮。」

反動派問劉少奇同志：「你就是工人代表？」

劉少奇同志回答：「是的，我就是。」

「爲什麼要罷工？」

劉少奇同志把爲什麼要罷工的理由訴說了一遍。

外面工人擁擠如麻，生怕少奇同志受危險，在外面故意喧叫吵鬧起來，喊着：「要我們的代表出來講話。」工人們的意思是要看看劉少奇同志。劉少奇同志出來講話說：「爲什麼要罷工，及復工的條件，我都說過了。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。」隔不得好久，工人們又鬧起來，目的還是要看看劉少奇同志，看看他是否平安。現在還在萍礦做工的老工人黃華山回憶當時情況說：「劉少奇同志遍身是胆，真不愧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，中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。」

到罷工的第五天，由於劉少奇同志的機智領導，工人的團結、鬥爭，路礦兩局終於屈服了。接受了工人提出來的十三個主要條件，內容是：承認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會權；不經過工會不得隨便加人、減人；每月歇兩個星期日，要發工資；以後工人例假、病假、婚假、喪假須照發工資；年終發雙薪；工人因工受傷不能工作者，兩局應按工人工資多少終身發給；兩局積欠工人薪餉，礦局分五個月發清，路局即日發清；罷工期間發給工資；每月兩局須各津貼二百元爲

工會經常費；兩局職員今後不能隨意毆打工人；窿工全體工資分別增加；不得由監工私行錄用窿工、包工；路礦工人每日工資在四角以下者，須增加一角。

罷工勝利，就在俱樂部門首大操坪搭一個台，慶祝勝利。人山人海，工人草帽都一色新。劉少奇同志上台講話說：「我們勝利了，這勝利是我們工人團結、鬥爭的結果。我們不要鬆勁，今後還應加強團結，加強學習。」宣佈十三條後，工人歡騰如雷動。據老工人說：當時工人簡直把劉少奇同志當做一個「活菩薩」，生怕他調走。就在這日選舉工人俱樂部各種組織的負責人。

工人俱樂部的基本組織是十人團，選舉十代表一人，再由十個十人團選舉百代表一人，每工作處（如煉焦處、洗煤台等）選舉總代表一人。總代表（五十一人）會議，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，工人自稱為「最高蘇維埃」。俱樂部設主任團，總理一切事務；下設委員會，為日常辦事機關，工人自稱為「人民委員會」。工人們在自己俱樂部的領導下，團結得像鋼一般的堅固。

工人們異常興奮，自動拿出半個月的年終加薪，來辦俱樂部和合作社。就在這年年底，一所全國聞名的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新房屋建造起來了，在時間及規模上，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個自己的建築。在房屋門口，寫着一副出色的對聯：「互相幫助，聯絡感情；涵養德性，共謀幸福。」禮堂上橫着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呵！」幾個大字，兩邊並懸有紅彩球。

劉少奇同志曾替俱樂部作過一首歌。老工人至今還記得：

「世界今當創造，壓迫兮須解除，創造世界除壓迫，團結我勞工。」

這年冬，毛澤東同志曾親自來安源，召集百代表開會，在這個會上作了「全國工運情況及今後要加強團結」的報告，受到工人羣衆的熱烈愛戴。

一九二三年春，封建工頭因取消了特權，不能任意剝削、壓迫工人，暗地組織「同人遊樂

部」，陰謀復辟，並暗殺工人領袖。他們在三號橋一個姓李的工頭家開會，說要給工人領袖「一個不客氣」。恰好，這個姓李的工頭家的隔壁，住着一個姓譚的工人。這個工人聽到這些話，就想：「工人俱樂部才成立不久，你們就要暗算我們的領袖！我們沒有頭還行！」他馬上把這個消息傳出去。工人們大怒，把為首的幾個工頭抓起來，要活活地打死他們。後來還是由劉少奇同志等勸阻了。結果，開除了幾個最壞的工頭。

一九二三年「五一」節，工人舉行大示威遊行，唱着「五一國際勞動節歌」：

「五一節，真壯烈，世界勞工大團結。發起芝加哥，響應遍各國，西歐、東亞與美洲，

年年紀念「五一」節。不到成功誓不休，萬望大家齊心努力，絕莫忘記「五一」節。」

當時的文化教育事業很發達：出版了「安源旬刊」，由俱樂部教育委員會主編；辦有二十一個讀書處。

一九二三年，劉少奇同志被選為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」主任團總主任，做出了很多的成績，最大的成績是辦消費合作社，進行工人教育等。此時，安源鼎盛，被譽為「中國的莫斯科」，鑛刀錘子的紅旗，飄揚在安源的上空。鄧中夏同志在其遺著「中國職工運動簡史」一書中，曾這樣寫道：「在此消沉期中（指一九二三年「二七」慘案以後——作者註），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，真為「碩果僅存」、「好似工人的『世外桃源』」、「工會仍舊巍然獨居」。這是由於劉少奇同志的領導，工人組織性與戰鬥力相當強，路礦局不敢壓迫工人的緣故。」

愛戴劉少奇同志

劉少奇同志在老工人們心裏，有着崇高的威信。

他們說：劉主任好比一朵花，人人都愛。做事穩當，人細心，經過他計劃的事情，不會跌跤，反動派駁也駁不倒。他經常下廠，在路上碰見工人也喜歡扯。他不但能文，而且善武，他常常去工人糾察隊教操，操的姿勢最標準，沒有那一個學得他那樣好。

從那時起，他就善於用理論結合實際的方法教育工人。老工人黃華山說：「劉主任給我們教書時，寫過一本人人都懂的书：『兩個工人談話』。這本書的大意是：有一個工人在井裏做工，邊做邊嘆氣說：

「我們從天亮做到黑，還沒有飯吃，命好苦呀！」

另一個工人回答說：「並不是命苦，是被資本家剝削窮了。」

「人家八字好，命裏注定有。」

另一個工人解釋說：「我們不能迷信，在我們的八方井，不是經常有一條虹麼，人們傳說是癩狗蝦蟆透氣。其實並不是癩狗蝦蟆透氣，是因為那裏有一個溫水池，經常噴出微小的雨珠，被太陽光一照，便現出五顏六色來。不是麼，太陽在東邊的時候，虹就在西邊，太陽在西邊的時候，虹就在東邊。」

這樣結合實際的教育方法，工人們最易接受。

一九二三年冬天，工人根據安源工人運動史實，編了一本「勞工記」的歌詞。有一次，一羣工人正圍爐烤火，引吭高唱，被劉少奇同志聽見了，馬上下樓來說：「可不可以給我看一下？」工人們曉得這不犯錯誤，說：「劉主任要看，還有什麼講。」交給他。過了幾天，劉少奇同志親自送了回來，還改了好多字、話。那個工人回憶時感動地說：「劉主任真負責，關心着每一件細小的事情，八、九千字都親目看過，改得好！」後來這個工人把這首歌改成春鑼調子，春節時到每個

工人家裏去演唱，很受工人歡迎。

解放後，老工人紛紛議論着，要給劉主任寫信。但後來又轉念想：劉主任在北京做了副主席，工作一定很忙，不要去麻煩他。但老工人李廷玉還是寫了一封信給他。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寄出的，十天後就得到了回執，再過三天就接到了回信。老工人們說：「劉主任百忙中都抽出時間來給我們寫信，真難得。」有一次，安源鎮工會的全體同志，也寫了一封信給他，也得到了他的回信，大意是這樣：

「安源鎮工會諸同志們：你們四月八日給我的信，收到了。謝謝你們。……

我曾在安源工作三年，安源的許多事，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。俱樂部的大會場，還是我親手修建的，過去許多的革命同志，如黃靜源、周懷德、謝懷德、劉昌炎等烈士，我記得他們很清楚。應當在安源建立一個烈士紀念碑，並舉行追悼會，以紀念安源一切死難的烈士們。」

劉少奇同志念念不忘的懷念革命先烈。解放後，老工人們曾自動的修了一些烈士亭、烈士墓，現在正計劃較大規模的修建烈士紀念塔和俱樂部。他們的義舉，獲得了當地縣人民政府的領導和支持。

老工人回憶說：「劉主任曾說過：『我在這裏搞工人運動，對你們說話，說不定那天被軍閥抓住。但是我們的事業，是千千萬萬勞動者解放的事業，在我們的後面，有千千萬萬勞動者跟來。』他經常教育工人：『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緊，我們要自救，不能靠人家。愈壓迫愈反抗，愈犧牲愈奮鬥。』老工人永遠記住了劉主任的話：『世界上的事，都是我們做出來的，我們要團結一心，打倒剝削者，創造人類最美麗的社會。』工人們只要一聽說劉主任召開會議，就像蜂王出了巢，其他蜜蜂都自動跟去。嘈雜之時，只要他用手一揮，靜寂無聲。他出出進進都有很多工人暗地跟着保

護，怕他受害。爲什麼當時工人那樣擁護劉少奇同志呢？據六十歲的賀梅生說：「他爲我們辦事，我們只有依靠他。工人不死死地保護他，就會過不了好日子。」

老工人們沒有忘記劉少奇同志給他們爭取來的幸福日子：

罷工以前，安源工人都是乞丐一樣，罷工以後，第二年年底都製新衣服，被褥帳子製得很整齊。因爲沒有了賭博（俱樂部嚴禁賭），階級兄弟更加友愛、團結、互助了。工人家屬無論那一個都從心裏感激劉少奇同志，都去找他談話，每晚他要到二、三點鐘才能睡覺。附近農民也常常來找劉少奇同志：「你們代表工人說話，工人出了頭，我們的痛苦也要你們來解決。」當然，他們的要求是不會被拒絕的。就這樣，黨的聲譽影響了千百萬的農民羣衆。而黨也就更加注意了領導農民，爭取農民，實現工農聯盟。

一九二五年春，劉少奇同志離開安源。

黃靜源烈士精神不死

罷工以後，工人工資增加了，工作時間也縮短了些。但礦局那班官僚資本家們，却更加處心積慮，千方百計地來摧毀俱樂部。安源煤礦副經理（大官僚盛宣懷的兒子），來到安源，帶來一營手槍隊，並暗地從軍閥肖安國處調一團人來鎮壓。

安源工人運動受了挫折。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圍攻俱樂部，廠外主任黃靜源被抓，總幹事被抓好多。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區住宿處有幾千工人，一擁出來營救。反動派竟開槍擊斃爲首的段志發及李玉珍兩個工人同志。

黃靜源同志監禁在萍鄉縣城約兩月。

反動派問黃靜源同志：「你是做什麼工作的？」

黃靜源同志狠狠地說：「我是教書的，你們抓我來做什麼？」

愚蠢的反動派問他：「你曉得那一個是共產黨？」

「閉起眼睛來沒一個，睜開眼睛來到處都是，你們殺了我一個黃靜源，但殺不了千千萬萬的黃靜源。」

反動派想利誘他：「說出來，也一樣的給你工作。」

黃靜源同志對敵人不存在任何幻想。反動派槍殺他時，他從萍鄉車站起一直到安源止喊口號：

「打倒萬惡的軍閥」、「打倒帝國主義」、「工人萬歲」、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萬歲」、「中國共產黨萬歲」。就是在精疲力竭時還要掙着喊。

反動派槍殺黃靜源同志沒有任何理由，僅在所謂「罪狀」上寫着：「黃靜源是俄國流毒赤匪。」在這期間，長沙等地曾發起很大規模的援救安源工人的運動。

黃靜源烈士壯烈犧牲的那天夜晚，就有鄧長富等幾個工人，在敵人氣焰非常猖狂的情況下，把黃靜源烈士屍身偷到中密坡，第二天清晨又抬到慈雲寺，放在竹床上，抬到醴陵八里垌，照相後入棺，葬在八里垌。三天後，醴陵、株州、長沙等地工人、農民、學生，把黃靜源烈士遺體起出來，抬棺遊行，將靈柩停放在長沙教育會坪，補行幾千人的追悼大會，然後運棺木至岳麓山好埋葬。

安源幾千工人也在白色恐怖非常猖狂的情況下，舉行了奇蹟式的追悼會。新街、老街、竹箕街各紮了一棟靈屋，買了一担爆竹，預備好了兩副鑼鼓。用一塊一丈二尺長的白布，上寫着：「黃靜源烈士精神不死」、「共產黨萬歲」。等到反動派發覺來抓人時，工人已散了。反動派捉住一

個紮靈屋的紙馬匠，嚴刑毒打。

後來，北伐軍過岳麓山時，也把黃靜源烈士的棺木用紅綢子抬出來，舉行追悼大會。

烈士們是光榮的，他們的精神永遠留在人們的心裏。

黃靜源烈士殉難以後，反動派封閉俱樂部，把凡是進步一點的工人都遣散回家。首先將工人押在房子裏，造好名冊後，就一處一處的用火車送到株州，一連送了幾天，只剩下約兩千左右的工人了。工人工資由三角一天，降為五分錢一天，有時甚至只給一斤麵粉、一斤米一天。工人又過着悲慘的生活。工人在生產方面，是消極怠工，由過去每日出煤二千多噸，降至二、三百噸。

在這時期，黨的組織轉入地下活動，由劉昌炎同志負責（紫家冲工人，曾在蘇聯學習，一九二七年被豪紳殺害在蘆溪古竹山）。

這以後，更增加了工人對剝削者、統治者的憎恨，大批工人走向廣東，參加毛澤東同志舉辦的「農民運動講習所」及當時的北伐軍。那時，工人到廣東去成爲一種風氣，好像抗戰初到延安去一樣。工人走得動的都走了。

參加北伐和秋收起義

一九二六年，有很多安源工人參加的北伐軍第八軍進駐萍鄉，恢復工會。礦權收回，由工人自己辦，廠內成立整理委員會，工人運動又形活躍。

北伐前夕，安源工人領導萍鄉各界三萬餘人，集會公審大劣紳葉子萍，公佈十大罪狀，當場槍斃，使封建勢力初步受到打擊，農民運動像暴風驟雨一般開展起來。

北伐軍未到萍鄉以前，株萍鐵路工人英勇的把鐵路上的釘子撬掉，使一車一車的北洋軍閥在